

如果没有腊味,是不行的。

过年时,丰盛盛大的鸡鸭鱼肉摆满一桌,可是,如果少了花团锦簇的腊味,不行,硬是不行。

腊味,是传统,是气氛,是亲情,是幸福。

没有试过贫穷滋味的人,大概很难想象一盘腊味所能带来的大欢喜。那种从心坎深处洋溢出来的快乐啊,就像是在又湿又冷的阴霾日子里,突然被温暖的阳光哗啦啦地洒满了一脸一身,高兴得要颠狂。

童年,在怡保过年的记忆,刻骨铭心。

那一个时期,父亲

# 腊味

(新加坡) 尤今

失业,一筹莫展的母亲,恨不能把空气切成一块块,煮给几个肚子饿瘪的孩子吃。新年的登音近了,远远近近陆陆续续响起的爆竹声,像是杂沓沓的脚步声,一下一下地蹒跚在心上,听在耳里,有无限的凄凉。别人是“近乡情怯”,我们却是“近年情怯”!

那个年关到底是怎样熬过去的,我已不记得,然而,清晰如昨的,却是除夕餐桌上的那一盘腊味。

千娇百媚的腊肠,千

锤百炼的腊肉、千回百转的腊鸭,全都历经沧桑而又苦尽甘来地炫耀着亮亮的油光,简陋的茅屋顿时变得五光十色,充满了爱和激情,让人惊喜交集。腊味那股纤细细的香气呵,就像一条灵动的毒蛇,溜溜滑滑地到处游走,无处不在;年的气氛,年的感觉,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来了,来了。

啊,过年了呢,真的过年了呀!手里捧着热腾腾的白米饭,筷子夹着亮闪闪的腊肠,这时,落在耳里的爆竹声,噼噼啪啪、噼噼啪啪,货真价实,全都是真真切切的爆竹声;一声一声,也全都是心花绽放的声音,饱饱地蕴含着笑意。年关难过年年过。

不管手头有多紧,不管家里经济有多困窘,父亲总确保过年时,桌上会有一盘异彩纷呈的腊味,腊肠艳红、腊肉朱褐、腊鸭金黄。暖,那真是一种非常、非常温暖的色彩;它让我们知道,日子可以是灰色的,甚至是黑色的,但是,天无绝人之路,生活里总会有一个小小小小的角落,露出令人憧憬的缤纷,让人产生一种色彩丰富的欲望,让人活得踏实而又充实。蛹在痛苦挣扎的时候,肯定就是蝴蝶

的勇气,给了它奋飞的意志啊!

慢慢地,贫瘠的日子远了、远了,爸爸让我们过上了“要啥有啥”的日子。我们的五脏庙,永远有馥郁百味在供奉。除夕,鸡鸭鱼肉是餐桌上一个接一个的“逗号”;但是,对我而言,大鱼大肉都不过是新年的点缀品罢了,我心中的主角,永永远远是那

## 异迹焚香对新诗酌茗论

(书法)

童行方



那是1960年冬,从公平路码头驶向崇明岛的轮船上,载满一批参加围垦的民兵战士。他们是来自上海市区各工厂的年轻小伙子,我是其中的一员,当年还不到20岁。

船到崇明码头,下了船,大家奔赴海边的营地——长江农场。在营部的誓师大会后,分别前往宿营地。我记得跨进帐篷的时刻,两边的地上铺满了芦苇,中间留有一条很窄的走道。我打开行李包,在芦苇上铺开被褥的时候,看到有只螃蟹在芦苇间慌忙地爬行。

次日早晨,按连部分配的任务,我们个个手握镰刀,带上草绳,去海滩割芦苇。很快,面前出现了一大片金色的芦苇塘。海边的风很大,有一股咸味儿。远处的海面上,在阳光的照射下,游动着一大片银白色的小鱼。有人说,那是银鱼!

来到海滩,大家立即挥动镰刀,割下一把把芦苇,捆了起来。不到半天工夫,海滩出现了一片泥地,那是为筑大堤作准备的。大家背起一捆捆芦苇回到了营地,把芦苇集中堆在一起,供伙食房烧火用。

第二天,我们继续去海滩割芦苇。由于昨夜下了一阵雨,去海滩的那条泥水路实在不好走。尤其是背着芦苇,不断有人滑倒在地,弄得浑身是泥。不久,海滩上的大片芦苇割光了,出现一大片泥地,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泥洞。老兵阿强说,那是螃蟹洞,只要找根铁丝一头弯个钩,就能把螃蟹勾出来的。果然几天后,他用铁丝勾出了不少螃蟹,又去附近的排衙镇上买了一瓶鲜酱油,把螃蟹渍了,改善了我们的菜肴。

## 在崇明围垦

杨治军

接着,我们投入了构筑大堤的战斗。这可是劳动强度很大的活,尤其是挑土块,力气小的两只泥筐各装两锹泥块,力气大的也就各装三锹泥块,多了挑不动。我和文海自恃身强力壮,找了一只大箩筐和一根扛棒,装了半箩筐泥,两人抬着上堤,倒也爽快。可是,随着大堤的土层越来越高,挑土和抬土的脚步像踩弹簧,跨步十分费力。几天下来,每个人的肩头又红又肿,晚上睡觉直发痒。

大堤的泥越堆越高,连部送来了打夯机,并挑了四个“大力士”上堤打夯。我是其中一个,因为我参加过合唱队,大家推荐我领唱指挥。“嗨哟嗨哟土抗哟!嗨哟哟!”我们抓着木桩上的绳子,一起大声唱着,把沉重的桩头拎高又放下,慢慢地移动位置,把泥土全夯实了,挑泥的上堤好走多了。

我们在海滩边迎来了1961年元旦。那天午餐很丰富,是炒什锦。每人一小勺,除了有点油光的崇明大白菜,还有几片肥肉和带鱼什么的。杂粮饭管饱。大家吃得乐呵呵的。

节后,连着几天天下小雨,我们穿着雨衣在大堤上忙碌着,又接到营部下达突击任务:集中全营民兵,决战“老妖河”!要抢在“拜年潮”到来之前,在“老妖河”上筑堤和两岸大堤会合。第二天一大早,“老妖河”边人挑动,用人墙筑起了拦河大坝。有的跳入河中清理淤泥、有的搬扔草包土块,更多的人忙着挖土,挑土和抬土。一直战斗到深夜,终于完成了合坝任务。所有的人浑身上下全湿透了,成了湿漉漉的泥团,个个喝了不少姜汤。

那年春节前,我们离开崇明,回到各自的单位。五十年前“让荒滩变成良田”的战斗情景,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。

爱热闹的中国人,尤其把个元宵节过得闹腾非常,其中一项闹热元素,即民间约定俗成:节日期间可以骂人。

这一古俗至今保留在河南三门峡、灵宝一带,那儿有“东西常骂社火”。东常、西常是两个自然村。每年元宵,村民们会举行“骂社火”,对骂的场所(文化空间)叫“骂阵”或“后场子”,一村骂阵队敲锣打鼓、打土炮,到对方挑骂,队员反穿皮袄,表示自己此刻是“动物”,骂错了大家不要计较。西常村骂道:“东村七个队,为耍社火开了会,有的往前拉,有的往后退,七嘴八舌不配对,真正一村窝囊废。”“骂阵”是古代军队间叫骂挑战的名词。一队大约百十人,主骂者叫“骂家”,每每站在大鼓面上开骂,把一年来对方村子的怨气都宣泄出来,把村里的歪风邪气都抖搂出来,骂赌博、骂懒惰、骂陋习、骂不孝、更骂贪官污吏、地痞流氓、庸官之不作为,等等。

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生前说,一盘腊味。

结婚之后,回返怡保婆家欢度新年。除夕,惊喜交集地在餐桌上看到了一盘腊味,无比绚烂、无比华丽。婆家是琼州人,家里多年沿袭着过年必须吃腊味的习俗。嘿嘿,婚前我还一直以为腊味是广东人的“专利品”呢,真是“井底蛙”心态啊!

到我碗里,说:“你尝尝,我自己做的。”嗨,自己做腊肠?我仔细端详,光滑紧致的腊肠,肥的部分亮澄澄像上好白玉、瘦的部分红彤彤像极品宝石。一尝,哎哟,不得了,肥瘦比例恰到好处,满满的蕴含着甘醇的酒香,让人吃着时乍醉乍醒,多少前尘旧事就在朦朦胧胧间浮上心头来。

啊,吃腊味,就是吃我百味杂陈的童年时光,就是吃我明暗递变的青葱岁月,就是吃我的回忆我的憧憬我的梦幻我的寄托我对人生的追求……

接着,帕尔曼终于“三句不离本行”,他说,他收藏波尔多、勃艮第两种

到西班牙旅游,自然要去拜访一下毕加索故居。在马拉加梅塞广场西北角15号,我找到了毕加索1881年10月25日的出生地。当年的马拉加,只是一个古老的港口,而现在已演变为一座繁华的城市。毕加索的出生地,现在已成了毕加索故居纪念馆。

故居保存完好,共四层,我们只参观了两个楼面。那里保存着毕加索洗礼时穿过的白色婴儿服,还有他做作业的练习簿、小纸片与他少年时作画的画具。在故居中,毕加索与家人使用过的几件旧家具保存完好,看上去很有沧桑感。我再端详他父亲的相片,有点陈旧了,但面容的温和依然让我体味到,他与安达卢西亚人的面庞有很大差别。故居内还有毕加索为数不多的几幅作品。

徜徉在故居中,边看边思考,不由想起这个“画坛怪才”的一些生平往事。毕加索的父亲是个没多大名气的画家,42岁时才和25岁的玛丽亚结婚,毕加索1881年出生,形如“死胎”,其叔父对“死胎”的鼻孔喷了一口雪茄,毕加索才嗷

嗷怒叫。他幼年还未学会说话,就开始不停地作画,从小不喜欢读书,对算术一窍不通。其父在他14岁时为他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。在后来举办的画展中,毕加索的画一幅也没有卖出去。他曾经决定自杀,但这只是短暂的一闪念。身高才1.61米的毕加

索历经坎坷,居然成功了。毕加索死于1973年,活了92岁。他死后留下遗产达2.6亿欧元。如今在他故居门口,还保存毕加索儿时喜欢的梧桐树与鸽子。那扇绿窗户,就是毕加索当年住过的房间。

由于毕加索故居正在整修,没有完全对外开放,工作人员告诉我:“如果您对毕加索有兴趣,可以去不远的毕加索博物馆。”穿过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大街,行不多远,便来到了毕加索博物馆。门口只有一块小牌子,那扇

黑漆的大门看上去并不显赫,但每个参观者进入都要经过严格的安检,照相机与摄像机一律要寄放在门口,连矿泉水也不准带入。因为对影响名人故居的任何行为,都是禁止的。

这两层楼的展馆十分宽敞而极具现代气派,展出的画作均系毕加索真迹,多达204幅,全是毕加索后代及亲友捐赠的,捐赠的年限从10年到50年不等。从素描、油画、版画到雕塑、陶瓷,从毕加索年轻时的作品到他晚年的作品,涵盖面广,颇具代表性。据估价这204幅真迹高达1.76亿欧元,其中《戴头纱的女人》就值200万欧元。在马拉加,我还找到毕加索父母举行婚礼的那座教堂,此处虽未门庭若市,但慕名来访者也是无数。总之,毕加索死后是幸运的,他的故居与遗物成了全世界共同关注的。而西班牙政府对毕加索故居的保护工作做得相当出色,让我们每个参观者都心生感慨。其实,名人故居是一个国家文化精华的生动缩影。

这“是群众对平时被压抑的意见的一种异常形态的宣泄,一种公开的社会批评。”

骂社火表现的是斗嘴、耍嘴皮子,斗文(诗歌内容)、斗武(锣鼓、三眼枪)、斗巧、斗富、斗丑。2007年被列为省级“非遗”。据说,由于老一代“骂家”许多年老体弱,骂不动了,前

年,去年的骂元宵已有衰落的倾向。不知今年会如何。

元宵骂俗不光停留在生活层面,且有搬上舞台的,成为艺术观赏对象。淮剧折子戏《骂灯》,讲明永乐年间,无锡三年自然灾害,朝廷还是强迫百姓滥放花灯,民女王月英遂借题发挥,破口大骂。据载明永乐七年(1409)皇帝下诏曰:“元宵自十一日为始,赐放假十日。”那年放灯十夜,是中国史上最长的一天灯节。

王月英即从皇帝骂起:“谁说不敢把皇帝骂?砍头不过碗大个疤。

有道君不怕骂,百姓爱戴将他夸;无道君不准骂,人心向背就是不骂也会垮。……皇帝老僧啦,你带头玩灯不像话,王月英学公爹说实话,天王老子都不怕。”过节放假是好事,可放假太长,又要家家户户挂灯结彩,对灾区自然是种扰民,所以百姓会骂,与百姓至为贴心的民间小戏,会留下表达民意的剧目。名为“骂灯”,骂不把民生放在心上的官僚乃至皇帝。这段小戏,如狂风暴雨一泻千里,骂出了人们心里的怨恨。

巴赫金把狂欢节上的喊绰号、骂人、说脏话、取笑,都看做“不拘形迹的广场言语现象和体裁”,认为其具有“再生和更新的意思”,他高度评价道:“骂人话对创造狂欢节的自由气氛和世界第二方面,即笑谑方面,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”这就让我们明白,世界上怎么会有一些地方一些人,竟如此骂骂咧咧过元宵,并代代相传,乐此不疲。

实为骂人,骂不把民生放在心上的官僚乃至皇帝。这段小戏,如狂风暴雨一泻千里,骂出了人们心里的怨恨。

见了帕尔曼以后,我对这位大师又多了一份熟悉,更加关注他的动态。有一次从报上看到,有记者提问帕尔曼:“怎样才能成为伟大的音乐家?”他说:“你要会辨别各种不同的声音,从事教学也是成为艺术家的重要一环,善于听的人总能演奏得更好。”这就是大师,他说话实在,品位一流,还喜欢俏皮话。

## 别样风俗过元宵

翁敏华

## 邂逅帕尔曼

周炳焱

伊扎克·帕尔曼去年在“东方艺术中心”演出时,有观众拿手机照相。帕尔曼看在眼里,在演圣桑作

品之前,他讲了句俏皮话:“刚才圣桑和我通了电话,我的作品你可以演,但最好不要拍照。”

帕尔曼喜欢讲俏皮话在业内是有名的,我有一次在纽约爱弗莱·费雪尔大厅隔壁的林肯餐厅邂逅帕尔曼。那天,他和一位朋友坐在离我们不久的桌子,拿着侍酒者递给他的酒单在做选择。

“我来看看亚伯拉罕曾经喝过那个牌子的红酒……”他慢条斯理、煞有介事地说。侍酒者眉毛一扬、心领神会地抿嘴而笑。我自付:“谁是亚伯拉罕?”明白了,帕尔曼意指亚伯拉罕·林肯!他特别爱说不落俗套的双关语。朋友麦克很懂得红酒,他轻轻地告诉我,帕尔曼喜欢喝著名品牌的红酒,对红酒的品牌、甚至世界各地的名酒庄了如指掌。

不一会儿,帕尔曼似乎在和侍酒者讨论一种叫Brunello牌的红酒的年份。麦克饶有兴趣地和帕尔曼互相介绍,随后亦参加到关于Brunello的讨论。他们谈话的大意是:帕尔曼品意大利红酒的标准是年份必须早于1997年,而酒单上列出的Brunello大多是2002至2004年份的。我扫了一眼放在麦克面前的酒单,就是这些不符合“帕尔曼标准”的Brunello,标价都在500-650美元一瓶呢。

接着,帕尔曼终于“三句不离本行”,他说,他收藏波尔多、勃艮第两种

红酒。对他来说,他的“斯特拉迪瓦里”小提琴是波尔多,而那把“瓜尔内里”就是勃艮第。音乐爱好者都知道,帕尔曼所用的两把小提琴,是曾经属于梅祖因的1734年的“瓜尔内里”和1714年的“斯特拉迪瓦里”。麦克后来告诉我,喜欢红酒的人多有共识:耽于声色的人爱喝勃艮第,而知识分子更喜欢波尔多。然而,用小提琴来比拟红酒,帕尔曼第一人。

见了帕尔曼以后,我对这位大师又多了一份熟悉,更加关注他的动态。有一次从报上看到,有记者提问帕尔曼:“怎样才能成为伟大的音乐家?”他说:“你要会辨别各种不同的声音,从事教学也是成为艺术家的重要一环,善于听的人总能演奏得更好。”这就是大师,他说话实在,品位一流,还喜欢俏皮话。



龙年肖形印 许牟作

## 徜徉在毕加索出生地

曹正文

索历经坎坷,居然成功了。毕加索死于1973年,活了92岁。他死后留下遗产达2.6亿欧元。如今在他故居门口,还保存毕加索儿时喜欢的梧桐树与鸽子。那扇绿窗户,就是毕加索当年住过的房间。

由于毕加索故居正在整修,没有完全对外开放,工作人员告诉我:“如果您对毕加索有兴趣,可以去不远的毕加索博物馆。”穿过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大街,行不多远,便来到了毕加索博物馆。门口只有一块小牌子,那扇

黑漆的大门看上去并不显赫,但每个参观者进入都要经过严格的安检,照相机与摄像机一律要寄放在门口,连矿泉水也不准带入。因为对影响名人故居的任何行为,都是禁止的。

这两层楼的展馆十分宽敞而极具现代气派,展出的画作均系毕加索真迹,多达204幅,全是毕加索后代及亲友捐赠的,捐赠的年限从10年到50年不等。从素描、油画、版画到雕塑、陶瓷,从毕加索年轻时的作品到他晚年的作品,涵盖面广,颇具代表性。据估价这204幅真迹高达1.76亿欧元,其中《戴头纱的女人》就值200万欧元。在马拉加,我还找到毕加索父母举行婚礼的那座教堂,此处虽未门庭若市,但慕名来访者也是无数。总之,毕加索死后是幸运的,他的故居与遗物成了全世界共同关注的。而西班牙政府对毕加索故居的保护工作做得相当出色,让我们每个参观者都心生感慨。其实,名人故居是一个国家文化精华的生动缩影。

## 十日谈

域外名人故居

明日请一篇《寻访艾略特的足迹》。